

在工读学校逐渐消亡的今天,宿迁市沐阳公安局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创办了一所名为“树仁”的学校,专门招收犯有轻微罪行的未成年人,一年过去了,在这里接受行为矫正教育的人目前有100多人。这所由警察担任校长的学校,虽一直在淡化警方背景,但也充满了各种争议。

本版撰文 快报记者 朱俊俊

透视沐阳树仁学校的行为矫正教育

另类“择差学校” 磨砺问题少年



顽皮的问题少年们,不失天真可爱

[一个少年的矫正史]

刘华虽然只有14岁,但在镇上却是个大“名人”,一旦哪家被盗了,他就是头号怀疑对象。来到树仁学校后,他曾经成功策划过一次集体“越狱”,但现在,他却越来越不想离开这里。

盗窃高手策划集体“越狱”

14岁的盗窃高手

2008年10月25日,星期六,上午,刘华的妈妈张芳拎着几个苹果,穿过一条灰灰的巷子,来到了树仁学校的门口。穿着深色军训服的门卫已经认识张芳了,他们拿出钥匙,打开了铁门。

张芳基本上半个月来一次,看一下她的儿子,送一点吃的东西。张芳记得她第一次来的时候,还遮遮掩掩的,仿佛去监狱里看望儿子一样,拐进这条巷子的时候,还回头望了几下,生怕有熟人看见,但现在,她坦然多了。路上碰见熟悉的人,她会主动地打招呼,然后说:“我去学校看我儿子呢。”

刘华是在2007年的9月份,被派出所的民警送到了树仁学校,成了该校的第一批学生;六个月后,按照计划,刘华该“毕业”离校了,但不久之后,刘华再次被妈妈送到了这所学校。“只有让他待在这里我才放心,他实在没什么地方可去的。”张芳说。

刘华进入树仁学校的时候才14岁,但他的“恶名”却已经在镇上传播开了。他刚上初中的时候就辍学了,整日在社会上混,还师从一个偷盗高手,学会了一门开锁的“手艺”,随便什么样的锁,在他手里,10秒钟之内就能打开。所以镇上发生了什么盗窃案子,所有的人都会认定是刘华所为。当民警找到刘华后,刘华都能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。这倒帮助当地的派出所侦破了好多案件。接下来,受害者家中的损失就让刘华的父母赔偿。

盗开学校大门集体大逃亡

刘华的行为虽然已经构成了犯罪,但他还是个未成年人,偷盗金额又小,警方是处理不了的。而刘华所在的学校也不要他,刘华只能在社会上混。2007年9月份,树仁学校成立,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找到了张芳,希望她能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去。当时张芳很犹豫,“这不等于送孩子去了看守所吗?”因为在当地人最初的印象中,树仁学校就是“第二看守所”。但张芳盘算了一下,孩子真没别的地方可去,自己又管不了他,总不能再次流落社会吧。于是张芳咬咬牙,填了一份委托书,把孩子送了过去。

刘华果然是个让人头疼

的孩子。刚进学校的时候,他的“天分”就发挥出来了。一天,他在地上捡到了一根回形针,扳成一根细细的铁丝,然后在一个夜里,花5分钟的时间,打开了学校大楼所有的门,最后招呼其他的学生,来了个集体大逃亡。

虽然这个逃亡行动在实施不久后就被制止,但刘华因此也成了校方管理的重点。学校还专门找了个“特勤”,这个“特勤”是从学生中找出来的,要表现好,偷偷盯着刘华,刘华的任何异常举动,这位“特勤”都要向校方报告。有一次,刘华实在气不过,哭着对老师说:“我们这里的‘奸细’太多了。”

兴趣从开锁转移到武术

刘华确实是一个不太好管教的人。他常常炫耀着自己开锁的手艺,虽然学校为此辞退了那位年老的守门人,专门招聘了一批部队退伍军人,还增加了监控设备,但刘华还是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打开门锁。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逃跑,而是炫耀。当老师找他谈话的时候,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:“第一,我想什么时候离开就什么时候离开,你们不能管我;第二,我要做学生的头头。”

这两个要求,学校都没有答应他。刘华于是产生了对抗,有一次甚至和教员打架。但由沐阳县公安局创办的这所学校显然有应对刘华这类孩子的办法。老师们决定让刘华陪着他们上班。看老师办公,刘华就坐在旁边,看着老师干活。让刘华时时刻刻处于老师的掌控中。

但后来发生的一个事情渐渐改变了刘华,那就是树仁学校聘请了一个武术老师。这个老师是从一家武术表演学校毕业的,当这名教练来到学校后,刘华和其他学生一起欢呼了。刘华迷上了武术,进而迷上了学校。他打起洪拳来有模有样,虎虎生威,受到教练的多次称赞。他的荣誉感终于从开锁转到了武术。

六个月的矫正期很快过去,刘华离开学校,有点依依不舍。但离开学校后的刘华仍然没有地方可去,学校不要他,去打工的话年纪还小。张芳只好再一次把他送到了树仁学校。

刘华待在自己唯一能去的地方已经一年了。不知道他再次离开学校后,会不会变成一个好孩子。谁也无法保证。



武术是少年们最爱的一门课程



过节联欢的时候,也爱露一手



学生们接受“半军事化管理”

[办学背景]

伴着爷爷的尸体睡了三天

学校、家长无可奈何,留守儿童发展成问题少年

正是有着太多像刘华这样的孩子,树仁学校的创办才走上了日程。沐阳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王立新是创办这所学校的参与者。在他看来,树仁学校的建立,和沐阳当地的社会背景很有关系。处于苏北的沐阳,当地有许多青壮劳力出去打工了,留下了许多留守儿童由老人看护。

在监护人缺失和一些学校教学不力的情况下,许多未成年人流落到了街头,未成年人犯罪时有发生。而犯罪尤以偷盗和斗殴为主。这些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尚不够判刑,而学校已经把他们拒之门外,家人又没有能力监护,如果任其下去,所犯的罪行可能会更加严重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树仁学校应运而生。

一年多来,树仁学校前后招收了100多名学生,年龄最小的14岁,最大的17岁。在别人的眼里,这些孩子都是问题少年,但在学校看来,他们的背后都有着心酸史,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,和社会有关,但和他们无关。

在刚入校的一批少年中,有一个14岁的孩子,名叫杨凯,他的身世尤为悲惨。杨凯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由爷爷照顾。但爷爷也身染疾病,在杨凯8岁的那一年,爷爷实在忍受不了病痛折磨,用一把铁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但杨凯却以为爷爷睡着了,每天都伴着尸体入睡,直到邻居发现了情况后,杨凯已经整整饿了三天。

在这样的家庭中,杨凯显然缺乏管教。没东西吃的时候,他就去偷东西,渐渐染上了偷盗的恶习。当被送到树仁学校的时候,饿极了的杨凯一下子吃掉了13个馒头。

[一所另类学校在争议中前行]

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,有一个身份特殊的校长,接受的是一群特殊的学生,设置的课程也是特殊的。学校创办一年来,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,也有着许多的困境。

“二看”的学生要练形体

是看守所还是学校?

树仁学校的所在地是一所废弃的小学,它有三层的教学楼,一个小小的操场,完全满足了树仁学校的需要。学校的校长由杨玉明担任,杨玉明曾经做过多年的派出所所长,是这所学校中唯一的警察。

学校还从其他中学里调来了三位老师,王立新当初选择老师的时候,曾经立下了几个要求,必须是业务骨干,还要有多年的班主任经验,只有这样才能“压”得住学生。这3位老师的关系还是属于当地教育局,为了便于管理,学校又招聘了10多个职工,其中大部分都是退伍军人。

学校终于在2007年的9月份正式挂牌了。在成立之初,沐阳县公安局就尽量淡化学校公安的身份,自从当上校长后,杨玉明就几乎没有穿过警服,他也要求送学生来的警车必须停在校门以外至少100米的地方。

但这样一所学校还是受到了社会上的议论,有人把它叫做“第二看守所”,简称“二看”。学校附近的居民听了这所学校后,都非常头疼,有这一群孩子在附近,不会闹出什么事来。但至少到现在为止,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邻居们也渐渐习惯了这所学校的存在,当孩子们在操场上表演武术的时候,他们就从窗户里探出头来,饱一下眼福。

但学校的一些硬件设施还是和其他的学校不一样。学校的门是常年关闭的,装了好几个探头,能够看清楚学校里的每一个角落。杨玉明还要求值班的老师夜里每半个小时巡视一下,打一次更。自从发生了学生逃跑事件后,看门的老头就被辞退了,被一群退伍军人代替。他们穿着深色的军训服守候在门口,给人一种戒备森严的感觉。毕竟,学校里的学生不一般。

该让学生们学什么?

“行为矫正,心理疏导。”这是在学校创办之初,王立新给学校的定位。顾德林曾经是沐阳县华中中学高中语文老师,做过教务主任,但到了树仁学校后,顾德林却从来没有用过语文教材。

“现在我教他们的时候,都要自编一套教材。”学校上课的时候,这批年龄不一的孩子坐在了同一个教室里,顾德林教他们诗歌,阅读散文、小说,这些内容都是顾德林精心

挑选的,所有的文章都要体现亲情、自强等主题。“在他们的内心灌输了亲情之后,会有助于矫正他们的行为。”

这所学校不教文化课,王立新便决定因势利导,从孩子们喜欢的东西教起。从如何刷牙教起,培养孩子们的生活习惯。随后,王立新又请来了武术学校的老师,教孩子们武术。这帮孩子的心一下子安稳下来了。王立新还请来了舞蹈老师,教孩子们形体课程,告诉孩子们该如何站立,如何行走,消灭掉他们身上沾染的“匪气”。

而且,王立新还发现,许多孩子就是因为迷上了网络,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王立新便花钱买来了电脑,装上了网线,教他们电脑知识,告诉他们,只会在电脑上玩游戏,实在是小儿科,电脑的知识深着呢。

但亲情教育一直是这所学校重点。学校经常组织学生来的警车必须停在校门以外至少100米的地方。每当孩子为父母洗脚的时候,教室里总是哭声一片。“他们的内心有了温情,就会有希望。”

出了学校,孩子去哪?

学校创办一年来,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,也有着许多的困境。最大的一个问题是,招收这些问题少年,会不会涉嫌非法拘禁?学校在这方面一直很小心。“我们从来不强制家长把孩子送过来。”杨玉明说。孩子出了问题后,民警会上门做工作,到了这种地步,一般家长都会答应。在把孩子送来之前,家长会签订一份委托书,表明是自愿把孩子送过来的。

“我们尽量把这样的法律风险消灭掉。”杨玉明说。还让杨玉明焦心的是,树仁学校的教育不是学历教育,孩子离开学校后,没有任何的凭证给他,来告诉社会,他们学到了什么,有什么样的技能。树仁学校作为监狱门前的一个缓冲地带,给了问题少年希望,但社会的衔接却又成了一个空白,就像刘华一样,在离开树仁学校后,他们又能去哪里呢?

树仁学校至今坚持着不收取孩子们的费用,包括孩子的伙食,穿的衣服,都由学校来承担。“我就怕有一天,万一学校收钱了,就没有家长愿意送过来了。”王立新说。

(文中未成年人及家长姓名均为化名)